

雕刻胡伯伯的形象

目 录

雕刻胡伯伯的形象	1
北坡春雷	10
响往阿约胡	16
朗诵伯伯的诗歌	24
献给伯伯的礼物	28
胡伯伯的琴	38
我要去找胡伯伯	51
送伯伯去视察海岛	63

4812

79.5.11

942

雕刻胡伯伯的形像

1970年我们矿区地方报纸编辑部，收到原在鸿基矿区活动的抗战干部杜世越同志转来的一张胡伯伯的名片，这张名片是1953年胡伯伯寄给矿区工人的。和名片一起寄来的信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1951年我们鸿基特区工会曾寄往越北一床蚊帐（一位工人的礼物）和由当时在锦普矿区当采煤工的陈文昂同志雕刻的一尊胡伯伯的煤炭塑像赠给胡伯伯。1953年3月鸿基特区工会收到胡伯伯从越北寄来的这张感谢名片。

我慎重地保存这张名片已十八年了。现在我觉得应该寄给同志们，希望你们能向矿区工人同志们介绍胡伯伯的珍贵笔迹……。”

十八年了，但是胡伯伯的这张名片仍然完整无缺。上面是两行打字：“寄鸿基工人兄弟姐妹，烦劳动总联团转”，这两行字下面是书写签名：“胡志明”。右角边又是两行打字：“致以亲切的决胜的敬礼！1953年3月”。名片的正中央是一颗小小的方形印章，这是胡伯伯的私章。下半部是名片的内容：

“我已收到同志们寄给我的蚊帐和塑像。我十分感动和感谢。希望你们能紧密团结，要维持内部团结，保持工人和各阶层同胞之间的团结，保持我们工人和华侨工人兄弟之间的团结。坚定意志，积存力量，随时准备着，等待时机，配合军民

进行总反攻。在组织和工作中，要机灵地严守秘密。我们的抗战是长期和艰苦的，但一定胜利。”（这部分也是用打字机打的）

收到这张名片后，我们编辑部一方面郑重地把它转给矿区胡志明博物馆，另方面派记者访问曾雕刻这尊塑像的陈文昂同志。编辑部分工我去作这件事。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寻问：走访各基层，向前抗战干部打听，终于找到了陈文昂同志。他曾是锦普矿区基本建设企业的工人，年已六十九岁，现已退休。昂大伯十分激动地向我讲述他如何花二十九天功夫雕刻胡伯伯塑像的经过：

“1947年2月我从凉山监狱出来后又转回锦普。当时的矿长别纳那家伙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叫工头西波列把我弄回原来我工作的地方——锦普矿。于是我又在蒙阳当采煤工了。虽然干的是采煤工，但实际上做的却很少，全是被西波列逼着雕刻煤制品。这里得讲讲我是怎么会雕刻煤制品的吧！在这两年半前，也就是入狱之前，我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采煤工。矿里的一块块亮晶晶的、形壮奇特的煤炭激起我想雕刻的愿望，并相信雕刻的塑象一定会很好看。一天，天下着大雨，我全身赤露，只裹着一块麻布袋在大雨淋漓下艰难地拣着煤炭，突然发现一块五彩的煤块，我急忙拣起来观看：只见一条条闪闪的花纹，我又用斧子砍开，想看看里面还有什么颜色，但却什么也没见。仔细研究，才明白是机油沾在煤块上，在亮光下发出的光泽。但我想得远一些，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能把煤块擦亮。我不停地琢磨着，先用粘土，干布块，砂纸和亮油擦煤块，但全都失败，最后我用干草灰磨擦却十分光亮。从此以后，放工后回到家，或是在煤层里，只要工头不出来，我就抓紧时间雕刻煤块或磨擦煤块。

我雕了许多玩艺儿：又是狮子、小鹿，又是小碟子和军棋……。一天，因为过于专心被老养那家伙抓住，他连忙报告矿长。矿长别纳立即叫我到办公室。我想这下该被他打破脑袋了，谁知他却仰坐在椅子上十分有兴趣地观赏我的那些煤制品，然后甜言密语地叫我给他雕刻。开始我不肯，后来他威胁我说，不干就不给工做了，因此我只得同意给他雕刻了。

我一方面给矿长别纳干活，一方面又研究雕刻人物。别纳和西波列都说这些东西带回法国十分珍贵。但是我只给别纳雕刻一些长方形和方形的东西而已，至于其他的一些动物形象，我就推说不会刻。后来我又给他弄些烟灰缸之类的东西。从此我就变成一个专业的煤雕工了。

从凉山转回锦普后，我又继续在由吴文春同志领导的矿区秘密工会里活动。一天晚上，春同志来找我，了解工作情况后，他严肃地说：

“还有一个多月就到国际劳动节了，接着就是5月19日胡伯伯的生日，组织已仔细地讨论过，一致决定派我和你讨论一件事儿。咱们煤矿工人想献给胡伯伯一件礼物，如果你能加把劲儿给组织雕一尊胡伯伯的塑象那就十分珍贵了。”

听春同志这样说，我焦急万分。我并没有什么专业，再说，我一直只是雕些方形、长方形的东西……，最近虽然大胆地雕过“英雄相遇”之类的雕象，但还十分粗糙难看。现在春同志叫雕人象，而且是胡伯伯的象，实在是力所不及呵！

听春同志这样一说，高兴虽是高兴，但我却十分担心。

春同志鼓励道：

“我相信你干得了。组织也是这样想的。”

我想，雕胡伯伯的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儿。我是否能完成体现出他老人家的精神面貌？再说，矿里的事儿又十分繁忙，

我没有时间集中精力雕胡伯伯的塑象。而且别纳的密探就象蛆虫一样多。再说，自从出狱后，阿青、阿胜和阿举那几个家伙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

我问春同志道：

“要是不好看，拿去送伯伯那就……”

“珍贵之处在于咱们矿区工人对胡伯伯的一片诚心。”春同志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白镍制的一毛硬币。

“老昂，你就按照币上的胡伯伯象雕吧！”

我双手接过硬币，战战兢兢地捧到亮处观看。胡伯伯的象是侧影，并且是凸的，咱们常称之为浮雕。我激动万分。在这个敌占区里，胡伯伯——我们敬爱的父亲的形象出现在眼前，真是万分亲切。突然，我感到我的技能一下提高起来，有能力雕刻胡伯伯的象了。我急忙问春同志：

“那么，什么时候要！”

春同志看着我，眼睛亮了起来，信任地说：

“你加把劲干吧！越快越好，但必需在5月1日以前做好。”

“行。”我大胆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清早一到煤层，我就连忙跑到煤堆里挑选煤块。这堆煤炭是工头西波列奉矿长的命令专门留给我给他雕刻煤制品的。我挑来选去，拣起来不合意又扔掉。监视我的老养见我这样慎重，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后我都不知道，他拍着我的肩膀突然问：

“挑什么呀，挑得这样仔细？雕个烟缸也要作出这样了不起的样子。”

我仍然继续挑选，并回答道：

“你也是知道矿长的脾气的，寄回法国的嘛！怎么不该了

不起啊！”

突然老养气忿地大叫：

“法国……什么鬼！寄回河内给他的上司，用它换回肩章和黄金哩！”

我选得一块中意的煤块后，就把它带回我工作的地方，用力大略地削出个轮廓，粗略地计算一下尺寸。放工后我把它包起来带回家。当天中午，我饭也顾不得吃，就用刀雕刻起来。可是当我弄到头部时，遇到一条斜过头部的煤层道。有这条层道就有损于美观。第二天早上我又去另挑了块比较大的煤块。回家后又马上削出轮廓来，但到下额处又被弄破了一络胡须，因为煤中有夹砂。第三天，为了慎重，我就在矿层上弄好轮廓，以便遇到坏煤时立即换上另一块，免得误工。两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两天我什么也没给矿长做出来。多少力量和智慧全都放在雕胡伯伯的塑象上。这次我选到了一块非常好的煤块：黑亮、坚硬，没有一点层道，也没有一点夹砂纹。削好轮廓后，我就开始雕。首先是要注意保持秘密。

我在屋后面的厢房里挖了一个象竹笙般大、半公尺深的坑儿，因为这里很少人注意。这个坑儿是准备一有动静，就马上把胡伯伯的塑象放下坑里，垫上一块铁皮，再倒砂子进去。（砂子我事先就已准备好了），我自己就从后面逃进林子里去。我又在墙壁上挖了两个锅盖般大的窟窿，从我坐着雕刻的地方可以放眼望到大路上。也是从我坐的地方，拉了一条用线和罐头筒制作的、儿童玩具似的电话，直通大门前。我布置我的小女儿小福坐在门前玩耍，只要看见有人往家走来就敲敲罐头筒，声音就可以通过线路传到我的耳朵。我一面坐着雕刻，一面把听筒挂在耳朵边，一有动静就通过墙上的两个窟窿进行观察。

开始雕刻前，我再次把硬币拿出来观察胡伯伯的形象。硬币铸造的胡伯伯是侧面象，胡伯伯正面的形象看不出来。真是棘手啊！我又跑到春同志家（现在是锦普镇行政委员会主席），看他是否能帮帮我的忙。也算运气好，他给我借了一张大小如笔记本般的照片。我用整整一天的时间仔细地观察胡伯伯的两个形象：一个正面，一个侧面。我听到许多矿工谈过胡伯伯。有人说伯伯的样子很特别：他老人家的眼睛、额头、胡须和面庞都能体现出罕有的聪明、才智和风度。我观察胡伯伯的照片，觉得确是如此。仔细地观察了整整一天后，我就开始雕起来。雕刻的时间只能是在中午放工后和下午放工后进行。晚上可以干得长些。有几次甚至干到半夜。从外面接回来的活儿我都推迟了，集中精力刻胡伯伯的像。我干得十分沉醉，甚至废寝忘食。

到第十六天，我开始进入各项细节雕刻。首先雕一双眼睛，这是最困难的活儿了。我用一把尖刀慎重正确地一点一滴地刻着。刚刻出一双眼睛我就感到胡伯伯的形象已大放光芒。这样我又劲头十足地马上刻额头、头发、胡须和嘴唇。我记不起那天是第十九天还是第二十天，我正在修整下巴和面庞，突然从我的背后有人叫道：

“天哪！他爹雕刻胡伯伯的像呵！”

“嘘！”我急忙站了起来捂住我妻子的咀。我说：

“轻点嘛！”

匆忙站起时，我手指撞开了灯罩，我妻子闪电般地用双手又罩了起来。她严肃地责备我道：

“你为什么要隐瞒我呵？”

我还不知道如何分辨时，我妻子又说：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真是危险呵！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给你放哨，不就能更好地安心工作了？”

我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原来当时鸡叫吵醒了我的妻子。她见我还没回来，就跑来我这里看看。从此以后，我妻子一面酿酒，一面给我放哨。酿酒只是“护身符”，好做深夜不睡的借口而已。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磨擦底座，突然听见有声音传来。我急忙把胡伯伯的塑像放进坑里，垫上铁片，倒进砂子，然后顺着后面转向正面往家里走，好象刚从那儿回家一般。我大声地先向他们打招呼：

“两位上我家玩玩呵！太好了，我也是刚回。”

阿青那家伙马上说：

“西波列监工先生这几天老是在叫最近你干活有些怠慢。半个月还没做完两个烟灰缸哩！”

我分辩道：

“大概你们疑心我从外面领私活儿回来做，就不给矿长干了是吗？你们看哪！有什么东西没有？只怪煤块质量太坏。刚刚刻好又裂开了。”

西波列和阿青环视我的屋子一遍，果然没有任何成品，只有一堆矿长发给的煤块。

西波列说了一长串，阿青只给翻译了几句话：

“西波列先生说别纳矿长先生责备你欠努力。有人报告说，你正从外面接活儿回来搞钱。你要小心点呵。要不别纳先生把你送去打铁就别叫冤枉了。”

当他们走出大路时，阿青又转回来，声音只小得够我听得见，说道：

“听说你还能雕‘英雄相遇’，给我雕一个，行吧？”

我点了点头。这样说，他只疑心我雕像弄钱而已。我安心

了，又专心细致地雕胡伯伯的像。在最后的几天里，春同志曾深夜来访。他不停地称赞我雕刻得好，雕得逼真。他说就象胡伯伯本人哩！我兴奋得流出了眼泪。到第二十九天，终于完成了任务。春同志曾叮嘱过，只要完工马上就送给他，因为还要转给组织，组织又要转给鸿基特区，最后才转到越北区赠送给胡伯伯。

把胡伯伯的塑像送给春同志也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她把胡伯伯的塑像用块方布包起来放在箩筐里，然后挟起筐子好象去赶集的样子，我紧跟在后面约十步远。我叮嘱过她，如果遇见密探和伪军，我就清清嗓子，她就立即转向任何一条方便的路去，而我却往前走。从我家里到春同志处约一公里（就是旧市集），但却要经过一个三岔口和两条十字路口，很容易遇见当兵的。我一边走一边希望别遇见这些家伙。还算好，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虽然遇见几个当兵的，但他们却都忙着扯谈，并没有注意我们。可是将要到旧市集时，也就是快到春同志家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儿。一位住在路边名叫红的大姐认识我的妻子，她从市集里大声叫道：

“昂大嫂！昂大嫂！上街去还是回家？”

我妻子随口答道：

“回家！”

红大姐一边笑着慢慢地向我的妻子道：

“我刚买到一斤虾。你买到了些什么呀？”

她咀里在问着，手却已伸出来揭开筐里的头巾，突然大吃一惊叫道：

“老天！胡伯伯！”

我妻子来不及拦住她的手，吓得不知所措。我却急得面色苍白。但是还好，红大姐叫了声后，马上镇静下来，急着又盖

上头巾，甚至还仔细地塞好头巾。她谨严地笑了笑，对我说道：

“你雕的啊？真是太象了。真可惜，如果是在家里，我可以尽情地观赏了……”

我刚准备请她严守秘密，她却叮嘱我道：

“你们两位要小心呀！他们正在市集哩！好了，我回去了。”

我们夫妻俩高兴地互视着。

这尊胡伯伯的塑像我一共花了二十九天才完成。到1951年5月19日已转到越北区赠给胡伯伯。这是以后同志们告诉我的事儿。我也很高兴，知道胡伯伯寄来了他老人家的名片。

× × ×

我怎么也不能压抑住象昂大伯那样终身渴望的幸福。在前来访问昂大伯之前，我就曾到矿区胡志明博物馆借来1953年胡伯伯寄来的名片。昂大伯双手颤抖地接过名片，十分仔细地观看，沉默了一阵，然后慢慢地读起来。他逐字地读着，声音低沉，双眼盈溢着泪珠。……

（乔光宝）口述

北 坡 春 雷

在越中两国边境的一〇八号界标的山那边，有个叫喃关的小山村（属中国广西省靖西县），村里只有十户壮族农民，散居在一条狭长的山沟。山沟两边是壁立的山岩，土地贫瘠，加上蒋介石反动派的腐朽残暴制度，逼得喃关村人民只好起来“造反”。很久以来，喃关村人民就已受到中国红军的影响，到了1940年，这个小山村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小据点，同时也是越南军队的安全后方，这里人民对待越南干部予以全力的拥护。

1940年冬天，胡伯伯和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武英等同志住在喃关村将近一个月，并在这里为高平四十三名地方干部、党员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训练班一结束，学员大多数立刻动身回国。作为训练班指导员的范文同、武元甲等同志也先后离开喃关到靖西去。当时，留在这冷僻小山村的有胡伯伯和黎广波、冯志坚、邓文阁、世安、老禄等同志。

胡伯伯住在喃关村虽已多天，但村里老乡们只知道这是一位越南革命同志，此外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胡伯伯的名字，他们也不清楚。可是大家却不约而同的特别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越南老革命家，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胡伯伯为“老先生”。

临近春节那几天，喃关村里家家宰猪准备过新年。虽然大家很穷苦，但按照地方风俗，哪一家宰了猪都高高兴兴的请全村乡亲聚餐喝杯酒，平日，村里老乡已很关心到住在村里的越

南革命干部，碰到这些容易使人思乡的日子，他们谁都更加殷勤、热情的邀请，一定要“老先生”和其他同志们到家里吃顿饭。

除夕那天，胡伯伯吩咐同志们买红纸，换铜板，准备好封包，新年初一，胡伯伯一早就带领同志们到老乡家里贺新春，并顺便向老乡告别。村里的小朋友，谁都接到“老先生”送的封包。虽然每个封包只放两个铜板，但小朋友们都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

“老先生”要离开喃关了。哪一天“老先生”才回来呢！惜别的深情，填满老乡们的胸怀。

新年初二，黎广波等同志虽然一早起身，但伯伯起身比他们更早，而且已准备好行装，坐在灯下看书。同志们立刻分头活动……。当大家正要吃早饭的时候，村里老乡成队的涌上房子，不容分说的塞过来一包包的礼物：酒、粽子、熟肉……。胡伯伯一再婉谢，不肯收下老乡们的赠品。老乡们就是不答应。有的老大爷激动的说：

“中国、越南是兄弟！中国革命者、越南革命者是同志！……这点薄礼，无论如何要收下哟！”

早上七时，出发时间到了，胡伯伯起程回国。这是越南历史的重大时刻。祖国、民族正殷切地等待长山凤凰归来。

老乡们挤在村口送别“老先生”。胡伯伯紧紧地拉着他们的手，殷挚的同大家一一道别。小朋友们成队的涌过来，陪着越南同志跑了好远的一段路程。

黎广波同志作为队伍的响导，他熟悉这一带的荒僻山路，就象熟悉他自己手上的掌纹。胡伯伯那天早上穿的是一套短窄外衣，裤脚宽阔的深蓝色棉布裤，戴布帽，着布鞋，拄手杖，肩上搭条毛巾，十足象位依族老大爷。他老人迎着凛冽的扑面

霜风，从容的举步跟着黎广波同志。紧跟着胡伯伯的是世安同志，他背着胡伯伯的小型打字机。老禄同志则挑着一只小藤箱和一只装着饭锅、碗碟、少许食物的竹箩。冯志坚同志挎着背囊，走在队伍最后面。晨雾很浓，霜风扑面。队伍跑的又是盘旋在冷悄悄的山腰，或蜿蜒在荒凉山谷中的羊肠小径。

雾湿透了行人的衣服，胡伯伯仍健步如常，边跑边向黎广波同志了解高平省和边界地区的具体情况。黎广波同志详细地回答了伯伯提出的问题上并说：在这边界地区搞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土匪问题。这里的土匪真是多如毛、他们分为好多股，各自雄据一方，有的人数成百，枪支齐备。法国佬和广西军阀都暗里跟土匪勾结，偷卖枪支给他们。土匪纵横各村寨，杀人劫货。因此，要在这里建立群众基础，就要保卫基层组织，保卫同胞……。

黎广波同志还述说了他曾和边界一个叫李笑的匪首比枪法从而威胁着李笑，以及他和黄森同志在吕寨枪杀匪首王盛，保卫了村寨，带动各村寨老乡团结反抗土匪的勒索，使各股土匪不敢侵犯到有革命组织的村寨等故事。

一路上，伯伯静静的听着黎广波同志的讲述。伯伯说：

“同志们作得好。搞革命应依靠人民、依靠群众……。”

……

过了一个叫坡黄的小山村，大雾已消散，太阳高高的挂在前面山头，碧湛湛的天空显得更加高渺。边界已在前头。这时候胡伯伯的步伐更快，大家分享他老人家内心的快乐，上坡又下岭地跟着加快脚步。突然，黎广波同志停下说：

“伯伯！国境线就在这里。”

队伍停了下来。这里仍是连绵的群峰，重山之外又有重山。身边的芦荻丛莽叶尖还滴着露珠……。在这里，越中两国

人民共听晨鸡报晓，共饮一条江水，共耕一块坡地……。

胡伯伯几十年来为了拯救祖国而奔波国外，足迹历遍五大洲，今天，才重见祖国河山。这是多少世纪来遭受过多少侵略者铁蹄蹂躏而从未屈服过的英雄祖国，英雄祖国这时候还在法国殖民者的罪恶统治下。胡伯伯的宽额上突然泛起几条皱纹，他老人家双眉紧攒，默默地凝视着远方，凝视着祖国那边的森森丛林、奔流的溪涧、嵯峨的群峰……。

同志们理解胡伯伯这时刻内心的激情，也跟着静默默的。经过几分钟的沉默，胡伯伯脸色才转为正常，高高的额头好象更加宽大，稍疏的一绺美须迎着远方吹来的暖风飘动，凝视远方的双眼，洋溢慈爱、充满信心的深情。

“好吧！我们走吧。”胡伯伯轻声提醒大家。

胡伯伯象有所思地慢慢踏过两边景物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边界线。当队伍踩上一片开满洁白花朵、花香郁郁的草莽时，他老人家突然停下步来。

黎广波同志指着这种象蕙兰的花儿说：

“伯伯！这里地方同胞叫它作薇阿莎花。好象只有这地方才长得多。花很香，春节一到，地方同胞家家都在屋里养着这种花。它的叶也很香，老乡们喜欢用它的叶煮水洗脸、洗头。

胡伯伯摘了一把薇阿莎花，赠给我们每个一朵。

这时候，正是薇阿莎花盛开时节，青色草地上缀着一大片洁白的花朵。在太阳光下，草莽喷发芳郁的花香，林中莺啼鸟啭。同志们象把一路来跋涉的疲劳撇在脑后，大家跟着胡伯伯轻快的赶路。

不远处的树林那边出现一座高脚屋。这屋子象不畏荒山野岭的寂寞，傲然的独立在离边界线一两公里的山脚下，这里是高平省河广县的北波乡。黎广波同志说：

“伯伯！那是梅里哥的屋子。梅里哥是热心拥护革命的依族农民。我们打算让伯伯住在那里……”

“我们住到老乡家里，又要打扰同胞。这次，还是搭个茅棚住好过，便利工作，又能保密。”

黎广波同志心里感到不安。因为胡伯伯身体不健康，日常生产已很辛苦，现在又要住小茅棚，地面潮湿，四面通风，一定会损害他老人家身体的健康。不过，胡伯伯的意见很正确。因此，他只能独个儿的跑向那个高脚屋。一会儿他引来一位老乡。

听过黎广波同志的介绍，这位叫梅里的老乡对胡伯伯很敬重，一到伯伯身边就向伯伯问好，并说：

“老先生！住茅棚可不好。住山洞好过，这里山洞很多。这里老乡们逃土匪或散兵，都要钻山洞，反动派别想搜到人。”

胡伯伯表示感谢并赞成梅里的意见。梅里立刻带领我们到一个叫谷坡洞的地方看情况。谷坡洞是一个隐藏在重叠的山岩深处的石洞。胡伯伯环顾山洞周围地势，感到很满意，因为这里很隐蔽，居住和工作的条件可说都很方便，万一发生敌情，也可以迅速秘密的撤退转移。

大家小心的踏进昏暗的石洞里。挂在洞顶壁上的蝙蝠一听到响声，扑翅疾飞而去。洞里充满夹着霉气的蝙蝠粪臭味，洞壁石乳的水滴，不时碰到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加强了洞里的荒凉感。

洞外，太阳已西斜。才一转眼，浓雾已弥漫四周。寒气逼人。同志们忙着收拾一下，又赶着到洞外山头割山草。山草很柔软，一铺上地面，洞里很象升起了暖和的气息。

晚饭过后，胡伯伯提出了明天的工作计划后说：

“今天跑路比较累，同志们应趁早休息，明天才有气力工

作。”

听从胡伯伯的吩咐，同志们先后躺下，有了温暖的山草垫背，大家很快的入睡了。当半夜过后，林中山鸡的啼声传入洞里，有的同志惊醒过来，发现从昏黄的灯光那边传来打字的轻微的滴达声响，不时夹着洞壁石乳滴水的声音。原来，胡伯伯还没有休息，他老人家正沉浸在工作的激情中。

也许，天将黎明了。同志们大都已醒来。可是，胡伯伯还没有休息过。他老人家的打字机还继续滴达滴达……。这一连串的轻微响声，象云际传来的隐约的雷鸣。这是越南革命的春雷，震动五洲四海的越南革命的春雷。